

<<光与影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光与影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61757765

10位ISBN编号：756175776X

出版时间：2009-7

出版时间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李洱

页数：23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前言

1995年本社出版了一套华东师大校友作家群丛书，均为散文。

这是副总编阮光页提出的选题。

阮光页原是中文系七七级的学生。

他的那个年代的校友中，正拥有孙颐、赵丽宏、王小鹰、陈保平和陈丹燕等5位作家。

他们在求学时就写了一些作品，其中孙（禹页）、赵丽宏、王小鹰更早崭露头角，在进校前已发表了很不错的小说、诗歌和散文，如几丛鲜艳的花枝，摇曳在那时还显得荒芜的文学园地上，相当引人注意。

他们毕业后，十余年中，仍是新作不断，仍是一派方兴未艾的样子。

1994年，作为编辑和同学的阮光页忽然想到：何不让他们各自编一本散文近作，集中推出，以形成一种景观呢？

继而想到五六级的戴厚英、五七级的沙叶新等人，更是久负盛名的作家。

一时虽不及细想，但已产生了“华东师大作家群”的概念，而决定先限于“校友”范围，来着手编辑、出版这套丛书。

但戴厚英一本集子，刚与其他出版社签约，只得暂付阙如。

这套丛书推出以后，上海文学界以至社会上的不少人，很快认可了这个“华东师大作家群”，师大因而增添了一道绚丽的色彩，相当引人注目。

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，如果无人察觉，特地指出，冠以名称，可能一直会悄然无闻；而一旦命名，提醒了公众，大家会觉得十分自然，一点不觉得异样。

接下来，编者就更“名正言顺”地来充实这个概念。

<<光与影>>

内容概要

我国高校七七级的学生，集中了许多因为“文革”爆发、停止高考而被积压了十年的优秀人才，其中有一批真正热爱文学、又长期颠沛于社会底层的“知青”，他们接触社会的程度，远非“文革”前的和以后的学生所能相比。

而在华东师大校友作家群中就有那么一些代表人物：孙颙、赵丽宏、王小鹰、陈保平、陈丹燕……这套华东师大作家群丛书第二辑中，把华东师大校友作家群集中在一起，更全面地展示出华东师大作家群的力量，华东师大中文系师生以至其他高校的师生，可能会从中继续受到感染和激励。

本分册收录的是作家李洱的一些精选作品，它们部分地记录了李洱的生活。书中还收录了三篇关于小说的对话。

<<光与影>>

作者简介

李洱，1966年生于河南济源，198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，专业作家，现居北京。著有长篇小说《花腔》、《石榴树上结樱桃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午后的诗学》、《饶舌的哑巴》、《破镜而出》等。曾获首届“21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”、“华语传媒图书大奖·文学类图书奖”，多篇作品被译为德文、日文出版。

<<光与影>>

书籍目录

第一辑 小说 喑哑的声音 葬礼 缝隙 光与影 我们的眼睛第二辑 小说的承诺 它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  
小说的承诺 道德优势与反道德优势 人物内外 写作的诫命第三辑 日常生活 低级食客 新生报到 中国  
球迷 唐山牌抽水马桶 电视抢答第四辑 文学自述 童年的阅读 说《花腔》 啼笑之外 尘世中的神话 答  
谢辞 获奖感言第五辑 听骨笛 局内人的写作 听库切吹响骨笛 读伊凡·克里玛 哈金的小说 卡佛的玫  
瑰与香槟 被遗忘的蒲宁第六辑 小说对话录 答李大卫问（李大卫/李洱） 我对历史有疼痛感（吴洪森/  
李洱） 让个人写作成为公共关怀（李静/李洱） 跋

## 章节摘录

第一辑 小说 喑哑的声音 每个星期六，孙良都要到朋友费边家里去玩。费边家的客厅很大，就像一个公共场所，朋友们常在那里聚会。他们在那里闲聊、争吵或者玩牌，有时候，这三者同时进行。赌资不大，打麻将的话，庄家自摸，顶多能赢个五六十块钱。朋友们都是脑力劳动者，赢钱不是他们的目的。费边的邻居小刘，在公安上做事，他也常来费边家串门，而且每回都能赢。孙良他们一开始对小刘存有戒心，后来看到他也是个有趣的人，并且能带来许多有趣的话题，就把他也当成了朋友。他们说话的时候，小刘很少插话，他不关心那些知识界的事。可小刘一说话，他们就不吭声了。小刘是行刑队的副队长，他讲的许多事，只能低级小说里才有。这帮朋友不屑于看低级小说，可他们愿意听小刘讲那种故事。

这个冬天的星期六，下午五点多钟，孙良穿上大衣，围上他那条鼠灰色的围巾，就出门了。在家属院的门口，他看见几个妇女围着一个卖芹菜的老人在说着什么。他往跟前凑了凑，想看看她们究竟在搞什么名堂。他的妻子也在那里，她手里已经有了一把芹菜，但她似乎还没有回家的打算。这是他的第二任妻子，她刚从澳大利亚回来，好像无法适应这里的气候，所以她穿得比那些女人都要厚一些。她把芹菜递给孙良，孙良接过芹菜，又上了楼，把它送回了家，然后他就从家属院的后门走掉了。他手里有后门的钥匙，这是个秘密，连看门的师傅都不知道。

他赶到费边家的时候，已经将近七点钟了。主要是在街上吃烩面耽误了一些时间。还好，这一天，别的朋友来得比较晚，他没有耽误谈话，也没有误掉牌局。费边刚吃过饭，正钻在书房里，在电脑上打着一首诗。费边告诉孙良那不是他自己写的，而是一个叫曼德尔斯塔姆的俄国诗人写的。费边有这个习惯，他喜欢把他读到的好诗打到电脑上，然后整理成册。他对孙良说，他现在并没有荒废诗艺，还在抽空写诗。“你看这诗有多好，好像是我自己写的一样。”费边说着，就朗诵了起来：真的能颂扬一位死去的女人？她已疏远，已被束缚，异样的力量强暴地将她掳走，带向一座滚烫的坟墓。“好诗，”孙良说，“给我打印一份出来，我回家再慢慢欣赏。”费边正在打印的时候，又有一个朋友进来了，费边就又打了一份。他们一人拿着一份诗稿，坐在桌前，等着凑够四个人。费边说他之所以觉得这首诗好，是因为他以前也真心地爱过一个女人，可她后来死去了。孙良和另外那个朋友就默不作声了，以示哀悼。其实孙良知道费边所爱的那个女人并没有死去。费边一直爱着他的前妻，而他的前妻却嫁给了别人，他现在其实是在咒她。

等了很久，还是没有别人来。那个朋友就走了。他刚走，小刘就来了，但还是凑不够一桌。小刘看见桌上扔着一份诗稿，就拿了上来。他看了两行，就把它扔到了桌上。他说，他其实可以把儿子叫过来顶替一阵，他的上小学的儿子打麻将是一个天才。他说，这就跟学棋一样，学得越早，打得越好。费边忙说算了，不能让孩子学坏了。

## &lt;&lt;光与影&gt;&gt;

就这个时候，费边的同事来串门了，他说他不会打牌，小刘说，只要坐下来，没有学不会的。后来，他们才知道此人是个高手，漫不经心地就把他们赢了。

真是一物降一物，小刘这次怎么打都不顺手。

只要他坐庄，那个人肯定自摸。

小刘平时赢惯了，没见过这种阵势。

他不停地讲着他知道的那些低级故事，想以此转移那个人的注意力。

费边的那个同事，大概也猜出了小刘的心思，就不愿再赢了。

小刘以为是自己的讲述奏效了，就一个接一个地讲下去。

后来，他就提到了最近发生的一个案子：郑州的一个小伙子打电话给济州交通电台情爱热线的主持人，说自己遇到了一个好女孩，他已经让女孩怀孕了，可他突然发现女孩又爱上了别人，他问主持人，下一步该怎么办。

主持人说，你先要搞清楚，对方是不是真的变心了，在搞清楚之前，不要随便瞎猜疑。

主持人还说，你一定要相信对方，去和对方心平气和地交谈一次，再打电话过来，共同商量个办法。

小刘说，那个小伙子去和姑娘谈了，姑娘说她确实爱上了别人，小伙子就给主持人打了一个电话，可是电话一直占线，小伙子一急，就把那个姑娘杀了。

杀了之后，他把责任推到了那个主持人身上。

说到这里，小刘又和了一把。

孙良是济州人，对和老家有关的事，他有着一种天然的兴趣。

小刘说他也喜欢听那个主持人的节目，说着，他就把费边的收音机打开了。

他调试了一会儿，接着他们就都听到她的声音。

她的声音有点疲惫，好像还有点伤感。

这时候，小刘又和了，他随手关掉了收音机。

他的妻子给他打了传呼，让他回去，再干扰他们已经没有必要了。

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。

这一天，孙良没输也没赢。

这一年的十一月底，孙良应邀到济州讲学。

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刚当上济州师院的教务主任，想在校长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，托孙良在郑州联系几个名人到那里讲讲课。

已经有两个人去讲过了，他们回来说，济州发展得很快，都快超过郑州了。

还说，那里的师生虽然笨一点，但求知欲很强，很崇拜有真才实学的人，让人很感动。

“的老家还是很有希望的。

”那两个人对他说。

现在轮到孙良自己去了，他想借此机会亲身感受一下故乡的变化，同时也看望一下自己的伯父。

他在上海上大学的时候，伯父到杭州出差，曾专门拐到上海看过他，还给他留下了五十块钱。

当时，那五十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，够他花上两个月的。

坐着老同学派来的林肯牌轿车，走高速公路，用不了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济州。

进入济州境内，他的眼睛就望着窗外，看公路边的那些麦苗、沟渠和麦地里的农人。

农人们在清除地里的杂草，当他们伸起腰来的时候，几只乌鸦就飞了起来。

看到这种情景，孙良有点激动。

他想下车到麦地里走一走，和他们说几句话，听听乌鸦翅膀扇动的声音。

可一想到麦地里的那些湿泥会把他的皮鞋和白色的袜子搞脏，他就放弃了这个打算。

再说了，高速公路上也不准随便停车啊，他想。

他在济州讲了两天课。

既然师生们喜欢听那些热门话题，他就向他们介绍了已接近尾声的人文精神大讨论。

他讲的时候很动感情，讲完之后，有许多学生围上来要求签名，购买他带来的自己的论文集。

为了减轻学生们的经济负担，他按半价卖给了他们。

不过，他给老同学的那一百本，可是按原价给的，因为那是给学校图书馆的。

## &lt;&lt;光与影&gt;&gt;

他这一百本要不要签名，老同学说你省点力气吧，前面那两个人我也没让签。

孙良说不签也好，我的手都签酸了。

讲完课的当天晚上，他的老同学来到他下榻的济州宾馆的324房间，说院长明天请他吃饭，并交待他见到院长该说些什么，“我们的高院长其实是个政客，现在还兼着副市长，此人喜欢附庸风雅。

”孙良说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给你丢脸的，我知道怎么对付这种鸟人。

房间里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，他把下午卖书的钱整理了一下。

漂亮，一共有一千五百多块钱的收入呢。

他将“请高院长斧正孙良”几个字反复练了几遍，然后把它们写到了书的扉页上。

忙完这个，他就到楼下的小院子里散步。

这里处于闹市区，周围的嘈杂更衬托出了这里的幽静。

据说中央的领导人每次来济州视察，也都是住在这里。

那些低矮的仿古建筑，在清冷的月光下，确有某种迷人之处。

它们仿佛和历史沟通了起来，并和现实保持着距离。

他看到这里的一些女服务员也很漂亮，她们说的不是济州话，而是标准的普通话。

他倒很想听听济州话从那些漂亮姑娘口中说出来，是什么样子。

有一句话说得好，乡音就是回忆的力量。

一个女服务员也在外面散步，她耳边举着一个小收音机。

她走过他身边的时候，孙良闻到她身上有一种泡泡糖似的香味，他还听到了一种比较耳熟的声音。

服务员听得很入迷，没有注意到孙良跟在她的身后。

后来，她在一株悬铃木旁边停了下来，抱着那个小收音机，小声地哭了起来。

回到房间，孙良一直想着他在悬铃木树下看到的那一幕。

他基本上看清了那个女孩的脸，看不清也不要紧，在一群女孩当中，他保证能把她挑出来，因为哭过的女孩子，眼睛会像小兔子那样发红。

他相信自己能够把她带到房间里来，抚慰一番她那伤感的心灵。

是啊，来济州仅仅是讲讲课，确实有点太单调了。

在对付女人方面，孙良虽然算不上是个高手，但也屡有斩获。

孙良知道自己的性格中有某种轻松的东西，很讨女人喜欢。

过了三十五岁之后，他感到自己的外貌、气质发生了一些变化，那种轻松的东西依然存在，但又加入了一些新的内容——主要是沉稳，以及沉稳中蕴藏的某种难以捉摸的因素。

沉稳有沉稳的优势，能给女人一种可依赖感；难以捉摸也有它的好处，它能增加诱惑力。

他确实有过不少艳遇，对这一点，良不像一般的人那样抵赖。

他乐意把其中的一些故事说给朋友们听。

他很会剪裁，故事中比较困难的那一部分，在讲述的时候，他都顺便略去了。

他不愿给生活抹黑，不愿让大家对生活失去信心。

他想，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，起码应该让朋友们感到生活是简单而有趣的。

.....



## 编辑推荐

华东师大作家群现象，是在中国高校里绝无仅有的一种文学现象。

1995年冬，华东师大校友作家丛书《人生韵味》、《阅世戏言》、《寻常情怀》、《烟梦往事》、《精神故乡》等策划、出版，此为第1辑，前后共8本。

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校园弥漫的诗性氛围，使得丽娃河畔作家辈出。

华东师大不仅是一校拥有作家最多，更重要的是拥有了一批在中国文学界有影响的作家！

施蛰存、许杰、徐中玉、钱谷融、沙叶新、戴厚英、王智量、鲁光、赵丽宏、王小鹰、王晓玉、孙（禹页）、刘观德、格非、李洱、徐芳、陈丹燕、周佩红、戴舫、陈洁等等作家，都曾经或正在文学界产生着令人关注的影响。

如，施蛰存是中国现代心理小说的代表作家；格非，与苏童、余华等一起成为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代表作家之一；戴厚英的长篇小说《人啊，人！

》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作品；沙叶新《假如我是真的》等话剧作品在社会上产生过重大反响；鲁光的报告文学《中国姑娘》在当时，与徐迟的《哥德巴赫猜想》一起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代表作品；

刘观德的《我的财富在澳洲》与北方的《北京人在纽约》一起，成为留学生文学的代表作品。1995—1996年之交，丛书策划者阮光页提炼并命名了后来影响深远的“华东师大作家群现象”。

1996年春，大型签名售书活动和“华东师大作家群现象研讨会”在华东师大举行。

通过各大新闻传媒的报道，特别是东方电视台20分钟的专题片《丽娃河畔走来的作家群》的播出和十年后的重播，“华东师大作家群”的概念广泛传播到社会，在文学圈、高等院校，以及读者当中产生了重大的反响。

时隔十二三年，华东师大作家群丛书第2辑共9本于2009年推出。

以“80后”为主体的华东师大作家群丛书第3辑也将进入策划……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